

海陵旧话

王笃的英文与旧照

□彭伟



人大读书时的王笃



国家经委工作时的王笃

2021年8月13日,虚龄94岁的王笃老人驾鹤西去。多年前,我已耳闻家乡如皋有位王笃先生,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那是如皋籍教育家杨同芳先生的子女告诉我的。

民国时期,如皋出过几位英文非常出众的人才。稍微年轻的人,只知道王笃和管维霖老人。管老英文出众,有两点原因:1.他常去教堂。2.他有一位英文老师是张沛霖先生。张先生指出林语堂先生编辑英文教材的错误,后来经林先生提携,前往鼎鼎大名的开明书店,长期任职英文编辑。王笃的英文出众,源自他早年即在如皋杨家私塾学习。杨家私塾的英文老师便有杨同苏、杨同芳先生。杨同芳先生对英文,也很有造诣。他能直接阅读教育类的英文书籍,而且翻译发表过不少教育类学术作品,刊于上海等地的杂志上。

王笃就读于杨家私塾,可能与如皋另一位名人——国际法专家韩德培先生有关。韩先生不仅是王笃的大舅,而且是杨同苏、杨同芳的同学。一韩二杨,在如中读书时,可谓志同道合的“死党”——创办了如皋历史第一份新文学期刊《寥鸣》。韩先生一直关爱王笃,因此拜托昔日老友教授王笃的英文,应该是有可能的。

王笃还很健谈。前几年,友人去替他拍照,印象尤为深刻,事后向我隆重推

介王先生。我本想去谒见老人,不料时光匆匆,斯人故去。从纪念他的文章中,我无意看到老人的两张旧照,介绍如下。一张摄于1953年前后,王笃时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照片中,他的脸庞已经模糊不清。不过清清楚楚的是,瘦瘦高高的他,正开心地站在天安门前。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因为能够进入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的都是全国高校本科生中的佼佼者。王笃本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大二时,得益于自己不错的外文底子,他翻译了《论卢布稳定性加强的基础》,刊于天津一家大报上,署名为“南开大学王笃译”。此事轰动全校。王笃大三还未毕业,就被保送人大读研。

第二张照片摄于1957年,照片中是王笃与他的妹妹(时在北京读书)。王笃当时正在国家经委任职。从1956年开始,他便跟随老牌红色经济学家马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工作,成为马老的得力助手。他替马老起草文件、翻译书籍,很受马老赏识。因此从照片上看,那时他心情相当不错。

经过诸多运动后,马老一度想调王笃回北京任职,王笃依恋故土,权衡再三,留在家乡,任职英文老师。在有些人眼中,王老的命运是高开低走,但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更何况是为家乡人民服务呢?

崇川往事

闻名通城的友谊商店

□何泰

曾经的南通友谊商店,见证了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供应的特殊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南通人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影响。

1984年4月6日,南通市被国家列为沿海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是日,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建立进一步对外开放筹划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制定《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以适应工作需要。

为贯彻《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精神,适应改革开放后各国民人对通购物需求,1984年9月,南通建立友谊商店(1984年9月前,南通没有对外宾供应的专门商店,由有关部门指定商店接待供应),位置在青年西路与姚港路交叉路口西南角。友谊商店西隔壁即为南通远洋服务公司与国际海员俱乐部。友谊商店经营范围,除国家禁止出售的及专业对口物资外均可销售,主要分设了名烟名酒(含各类洋酒)、高档食品、洗涤化妆品、黄金饰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中国丝绸等柜台,同时经营中、西药品,古玩字画(按规定,古玩字画限清乾隆年后,经省市博物馆鉴定允许出口的)等。商品的来源主要是自行采购,还有部分特供商品由省商业厅调拨及向外贸进出口公司购进(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流行款式都优先供应口岸城市的友谊商店),进出口商品均用外汇结

算。当时国内零售商业部门很少见到的永久、凤凰自行车,飞人、蝴蝶缝纫机,普通商场没有的羊毛衫、羽绒服,以及进口的耐克、阿迪等国际著名运动品牌,日产三洋收录机,日立、松下彩色电视机等在友谊商店凭外汇兑换券均能买到(外汇兑换券是中国银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行的一种在境内流通、可与外币兑换的特殊人民币凭证。有了外汇券后,外国人到了南通,必须先拿手中的外币到银行兑换成外汇券,然后用外汇券到友谊商店购买商品。1985年前后,为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国家鼓励个人把外汇卖给国家,而国家除了按外汇牌价支付人民币外,还会返回一定数额的外汇券。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友谊商店有限制地向市民开放了,外汇券则成了老百姓进入友谊商店的“入场券”。友谊商店向市民有限开放不久,社会上就有人专门倒卖外汇券。高的时候,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兑换比价达到了1.2:1)。1984年南通友谊商店销售额38.94万元,实现利税4.66万元;1985年销售额155.76万元,实现利税20.85万元;1986年销售额184.68万元,实现利税17.07万元;1987年销售额178.14万元,实现利税22.45万元;1988年销售额216.39万元,实现利税27.06万元。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1991年8月,南通友谊商店改为综合零售商业企业,注册资本144万元。

铁闻掌故

那些年,停电很正常

□程太和

“停电”“限电”“拉闸限电”,现在居然成为热议的词儿。其实,“停电”这个词,对我们农村出生的年龄偏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那些年,停电是很正常的事。

1973年5月的一天,我的家乡——海安县丁所公社新民五队通电了。那年,我虚龄11岁。电线从隔壁生产队拉到我们队,全队人兴高采烈,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工师傅和队里的几个壮劳力一起挖坑、埋电线杆、铺设电线、牵电线进屋。我还记得,大队的电工师傅是一个姓任的下放知青,我们队的电工叫缪三富。电灯亮起的那一刻,孩子们沸腾了,大人们也喜笑颜开,喜庆的场景堪比过年。老人们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们把电灯叫作“电火”“茄儿灯”(电灯泡像茄子一样)。

生产队通电了,脱粒机响了、粉碎机响了、碾米机也响了,老百姓再也不要掼麦、掼稻了,再也不要磨根、舂米了。无形的“电”太神气了,电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那些年,农村的电压很不正常,停电是经常的事。白天多停

电,晚上也经常停电。夏收、秋收大忙,生产队等着脱粒,人们只能吃过晚饭后在生产队晒场等着来电。正月里,农村宣传队晚上演出,在接好电灯的同时,也要备上汽油灯,以防停电备用。老百姓家办喜事请客吃饭,得准备几盏罩儿灯,否则停电了就“没手抓痒”。那时家家户户虽然通上了电,但煤油灯还是必不可少的,煤油是要计划票的,三角五分钱一斤。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公社中学读高中,晚上有晚自习课,因为经常停电,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准备汽油灯,住宿的同学都需要从家里带罩儿灯及煤油到学校,时不时地“挑灯夜战”。据说当年县里只有老三镇海安、曲塘、李堡的电力正常,其他乡镇都不能保证正常供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国家加大农村电网改造力度,提升农网系统升级更新,停电的情况愈来愈少了。如今,电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有的地方就有电。但对我们年过半百及以上年龄的人而言,偶尔停电其实也无所谓,稍稍停会儿电还会让我们重拾那些过往的美好日子留下的记忆碎片。